見羅先生書

見羅先生書卷之十八

門人記述

先生曰伏羲雖畫卦有象而無辭繫之辭文王之功也文王雖演易有彖而無爻析之爻周公之功也孔子繫彖不過爲文王做註脚繫象不過爲周公做註脚欲知孔子賛易之功全在易有太極一句

詹盖瑞問明道先生曰此道與物無對大不足以名老天地之用皆我之用如後儒言所謂大者果指知乎先生曰賢試坐看是指知否良久曰知亦似有所從出者安得爲大先生曰近之矣此其源蓋

出於佛氏佛氏輪廻之說世病之不知其病所由來只爲認知爲體之故曾有持牡丹相示者予曰不必觀昨歲見之矣其人曰此正午初開也予曰總是一個輪廻根子生了又死死了又生然則今歲所開夫安得不爲昨歲所見乎釋氏本心儒者本天伊川斷得煞清楚要識大須從此辨

羅生棟問識仁篇曰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不須防檢不須窮索學者但用工夫非防檢即窮索二者不用恐工夫亦無可下手矣先生曰曾有舉定性書問某工夫在何處做者某答之曰在內外

出於佛氏佛氏輪廻之說世病之不知其病所由來只爲認知爲體之故曾有持牡丹相示者予曰不必觀昨歲見之矣其人曰此正午初開也予曰總是一個輪廻根子生了又死死了又生然則今歲所開夫安得不爲昨歲所見乎釋氏本心儒者本天伊川斷得煞清楚要識大須從此辨

羅生楝問識仁篇曰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不須防檢不須窮索學者但用工夫非防檢即窮索二者不用恐工夫亦無可下手矣先生曰曾有舉定性書問其工夫在何處做者其答之曰在內外

且莫亂道又將驚人

陳生士懿問八卦名目創新從何安立庖羲必有取

先生曰卽八象之用神也程子謂乾者天之性情最識此意子舊曾曰伏羲以天地雷風水火山澤八者羅天地之法象大學以家國天下身心意知物八者括人世之經綸又曰格致誠正修齊治平是就則上點蓋以就學者工夫言也乾坎艮震巽離坤兌是就用上點蓋以就造化作用言也

吳生自誠問一陽初動處莫是先天否故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先生曰動處卽非先天道及心字昭

然是用但先天的本色於此際露頭面耳邵子所謂冬至子之半天心無改移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玄酒味方淡大音聲正希此言如不信更請問庖羲其理甚細其語入微也只道得天心之回復瞬息之光景也石火電光可容輳泊村實頭不若道箇易有太極教學者知所歸宿曰太極如何歸宿得曰自造化言則曰太極以有兩儀四象之分故就中點箇極字自人物言則曰至善以有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端故就上面點箇善字自事理言則曰中以有過與不及之分故就上面下箇

中字其實即一物也蓋其言中可執皆朴實頭有可依泊如何道歸宿不得曰然則周子無極而太極之說畢竟是否曰三箇名目總是一箇體段總是無名之名恐不須更着無極以表之亦決知太極之不墮於方所名象也

先生曰總八卦而言太極爲之體析八卦而言坎離爲之用蓋總只是箇水火兩者在天壤間作用也若非日月往來烏取乾坤覆載不但此也即六十四卦罔無一而非乾坤之孕育亦無一而非坎離之變化也參同契所謂二用無爻位周流行六虛

者最識此意所以者何蓋坎非他即乾以一陽爻交於坤而震而艮即此一爻之流行於上下也離非他即坤以一陰爻交於乾而巽而兌即此一爻之流行於上下也故就造化看用神固此兩者就卦畫看用神亦此兩者

先生曰乾坤者坎離之體坎離者乾坤之用艮震巽兌推遷變化於其間矣

羅生懋忠曰頃呈心性之辨辱先生是之末復曰別有商量忠屢夕思之未契其理敢請問先生曰此在拙刻中向已明白道來顧汝存不察耳答汝潛

書謂不說攝知歸止則恐知字不得落根若執攝
知歸止又恐止知漸岐爲二如諭至善是切劀示
斷的而以心主寓於其間云云正是犯此病痛彷
彿館舍第宅去去來來兩不相蒙涉矣支離於心
體往固笑之而今爲吾徒者又坐此病豈不爲可
訝之甚者乎汝存主人之說雖出一時指點却同
此見又答陳汝愚謂心性之辨大抵難說渾得來
既慮其歸宿或差析得來又恐其支離轉甚其意
亦謂此也忠曰然則必如何下語而後可先生曰
予答汝潛論學字有謂知天之生人而發覺也則

學之淵源可識知子之效父而學孳也則學之宗趣可尋又曰試看嬰兒在母腹中母呼亦呼母吸亦吸升降上下一氣通流則真可言孳孳而不息也是學之模楷也亦是歸性攝知之旨自是渾融不犯着分析的病只以此意求之自漸近理急切亦未能爲生別下語也忠聞有省

劉生鍾之問如先生云一味歸本太極卦亦可無畫爻亦可無分辭亦可無繫吉凶悔吝動可無占而易將廢矣先生曰是何言之謬也繫詞不云乎易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

歸本乃見寂然惟無思爲乃能感通惟無思爲而
感通乃見天則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只是一味
歸本然爲君自止仁爲臣自止敬爲子自止孝爲
父自止慈與國人交自止信此昭然歸本作用寂
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證印也吉凶悔吝趨避
必如此流行若不於此見得毋怪乎直以卜筮看
易臨事遲回諉爲卜度因以決吉凶之趨避矣
先生曰乾陽物也以三爲成卦之主故於三發體乾
之義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坤陰物也以二爲
成卦之主故於二發體坤之義曰直方大不習無

之三陽並在內則爲泰三陽並在外則爲否剛自外來而爲主於內則爲無妄所謂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示象之意深矣若陽一往而不復雖天地亦幾乎息矣

先生曰乾者天之道也元亨利貞惟乾備此四德無妄者人之道也人道而無妄亦天矣故亦備此四德以爲其道大亨而利於正不知已無妄矣又何利正之有

先生曰無妄本無災如行人得牛邑人之災則所謂無妄之災也無妄本無疾無妄之疾勿藥有喜則

所以已無妄之疾也畏於匡阨於陳蔡非所謂無妄之災乎子疾病子路請禱曰某之禱久矣非所以已無妄之疾乎不能無災不能無疾果無妄直以不治治之勿藥有喜矣

陸生于磐問書載武王克商之後歸馬放牛倒載干戈真所謂仁人無敵於天下一戎衣天下遂大定矣兵可無用矣先生曰生但知武王之仁足以服天下之至却未知武王之作用蓋以安天下之心誅紂伐奄滅國五十當時諸侯淫亂之當討者蓋多矣紂克之後人心洶洶故放牛歸馬倒載干戈

示不復用以安之也天生五材民並用之誰能去兵張皇六師克詰戎兵豈復收既放之馬牛覊靮之乎後來王允只不達此假令當時有片楮放赦謂誅止一人則李郭張樊何從而再亂乎應天順人自是名義之正弛張闔闢所以制勝於未克之先安輯於既克之後雖聖人豈得一無作用於其間乎

先生曰易與春秋最合但易以天道言所假者象也蓋羲文之視象猶事也春秋以人事言所假者事也蓋宣尼之視事猶象也所謂我欲載之空言不

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其意正爲此也彖無例爻無例春秋無例三百八十四爻儼然一百四十二年行事一爻發一義一事正一法若必執前爻之辭以格後爻之旨如此其可通乎

先生曰聖人作經只是理到如造化般一切出於無心故橫縱曲直儘意揣量自有無窮之味只如西狩獲麟一句何休謂感麟而作春秋以此始以此終其義固好文中子曰春秋其以天道終乎故止於獲麟其義亦好胡康侯復曰制作文成而麟至至於虜齋直以文法解謂文章最難得個結句如

狩獲麟下何可更着一字其意亦好易義如此尤
多未易槩舉
先生曰易上經首乾坤終坎離天道也下經首咸恒
終旣濟未濟人道也
朱生繼堯問曰先生以知本爲大學立教宗特作知
本兩義以教天下學者功至矣只不知如何却揭
修身爲本先生曰生以知本與修身爲本異乎曰
不異同乎曰無不同只似揭知本更好先生曰汝
欽必有見試說揭知本好處看曰揭修身爲本還
着迹揭知本便帖就着本體矣先生曰生未言盡

知生之見必出此三五十年來爲辨體家風毹滞學者光陰蠹壞生人命脉如隔手猜枚相似道兩道三茫無實事區區亦爲汨没困滞者累年直至壬戌經事勘磨乃斷知儒學正宗與此不同塗轍披尋宛轉偶觸悟機被褐十年邇緣微信益非循章句而揣摩寔乃悟經世之宗而適合也歸宗處豈不直透性根落手處斷然修身爲本知本兩字義果何居此謂一言昭然指據舍修身爲本之外寧別有所謂知本者乎故曰此謂知本此謂知至若直以爲盡性至命之極則矣舊有説聖人皆得

修身爲本何深邇來學者謾說修身修身看得修身爲本何淺正謂此也然此殆非一人之見蓋舉天下之見凡皆如此也更請試說所指爲本者安在曰只此中靈明便是先生曰孔子知靈明否曰豈有不知先生曰旣若先生言心意知巳昭然道在上面了只不知何故不揭正心爲本此其中却可着一思量也繼堯曰得非以家國天下之本在身先生曰還包着心意知物否繼堯豁然曰恐外此亦無別有心意知物矣先生曰是矣更有一問每謂大學一書論王意只是教人止於至善論工夫

卻是教以修身爲本更須思至善是何物又將何處放着曰只在此心曰心無有不善乎曰發爲人心者非善道心即善矣曰如此則先生所主爲靈明者靠不著矣聖人止至善直是只有一善豈有二二三條善條不善可名至善之理繼堯復豁然曰然則先生所指爲本體者蓋可知矣與世儒之見眞迥隔一霄壤先生曰汝欲可進矣然亦尚存隔礙曰如何是隔礙先生曰還看得止於至善與修身爲本是兩句話頭在繼堯欲再請先生曰姑置

羅生順問孔子謂一陰一陽之謂道正指二氣均停之理即堯之所謂執中也後儒乃曰陰陽之迭運者氣也其理則道也審如此則孔子合指陰陽之理爲道又安得直指一陰一陽爲道乎先生曰此義本明只爲文義牽纏之故只一箇字不對同便自起疑詫耳如此看道理即舌敝耳聾終無有融會貫通之日矣陰陽兩字自屬氣言孰主張是故有渾言之者即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是也有析言之者即所謂形而上者之謂道形而下者之謂器是也後儒之說即是孔子之說但不合專指其

中之理爲道語意之間將氣與理截然作兩段耳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只信口道來形上形下兩俱到矣會得時真是活潑潑地何取纏縛

李生實燕見先生問近用何功實對曰工課之暇端坐寂然比於向時不復大有紛雜間有萌動者只一照便消亦苦不累先生曰不就念上查考則病痛固有逃躲只就念上驅逐工夫又無歸宿于摯止爲主意修爲工夫真孔曾再作不易吾言君無知止這一步轉底立定命脉則雖日將正誠格致

如數數珠一般時刻拈弄亦只成念慮之紛馳矣
實聞躍然
有友入齋中見寘屹然靜坐詰曰汝終日凝然自謂
歸本設聞喧雜聲能不亂乎曰不亂還問否曰聞
其友曰不亂善矣更聞未必不亂寘舉以質先生
先生曰靜而爲境亂者中未有主也固不可言歸
本然亦烏有不聞之理若一靜而不復有聞便同
死灰槁木矣聞而不亂是矣但於歸本的微細更
須查考
涂生宗濬問先生以大學身心意知物家國天下八

者俱屬用說亦徹悟孔曾心髓非人所敢道者亦前此所不聞至善是體名若先生之言然亦苦難描畫先生曰天地間只有這箇主腦生天生地生人生物無非此爲根本然宰天宰地宰人宰物亦是此爲節度至於包天包地包人包物亦是此爲範圍故執著形容不得維天之命於穆不已端的只有無聲無臭形容得好然爲君依著他恰好是仁爲臣依着他恰好是敬爲子依着他恰好是孝爲父依著他恰好是慈與國人交依着他恰好是信仁敬孝慈信却又形容得好洋洋乎發育萬物

峻極於天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語大不可量語小不可間無非此一物以爲之範圍充塞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會得時真是活潑潑地却又形容得好

有友傳一士人爲方士惑者數曰此皆高明輩且久在學問者其人伎倆亦殊淺不省何以致惑如此先生曰歌樓酒肆是處可以迷人勝水佳山在在可以適意所以暫憩而不留一賞而不戀者只爲有家之故繩樞甕牖斗室三間天際懷歸必止於是豈有景物迷人便爲留連之理儒學久不明雖

日相從事於此大率彷彿依稀無有至止歸宿所以誘之易眩招之可遷譬之行脚遊僧隨地掛搭葢合下來本無有家計故也慈湖所記先訓有曰東坡投老顧以養生為先追想其情可為心熱真是痛切生輩不可不戒

先生不戒作詩惟不欲以之相角每謂門人曰昔人謂詩有別才歐陽文忠不長四六楊億生而能之故可用其長不可強其短文身寫意有之何妨即不能於本領上原非有大欠缺也強所不能糜費精神曾不足以希盧王軌轍而全副當甾精力為所

牽制過一生矣諸伎皆然只不就伎倆上角競於
本領上進修漸就歸一爲有地步矣
蔣生基問符堅之伐晉與曹操之伐吳皆以強衆爲
弱所敗不知兩人失處亦頗同否先生曰總論其
病大率以驕失之至於交鋒對壘臨機左誤又各
自有由也未可一言盡也昔晉將伐宋往覘之曰
陽門之介夫死而子罕哭之哀而民説之殆不可
伐也孔子曰善哉覘國乎詩云凡民有喪匍匐救
之雖微晉而已天下其孰能當之大率善論強弱
者以政而善權勝負者以人吳有孫權輔以瑜肅

晋雖偏安謝安桓冲在焉豈有滅亡之理知己知彼百戰不殆兩人者皆所謂知有強衆而不知敵之未可欺也東坡謂魏武長於料事不長於料人若苻堅則併與所謂料事之智兩失之矣

有楚友訪先生蓮槎偶論及告子其友沿舊說謾闢之先生笑曰何但孔曾宗傳千載不明即告子學問根源亦從古及今未曉其友曰先生何深取於告子先生曰非取之試看名家之作最小文字立論便有來歷況欲以學主持世教而但取辦口給變說徇人又何勞孟子致闢孟子視告子其爲排

斥之難直與楊墨等儀衍不足道也何也以告子之學實於性地上有見而非祇爲謾說也他日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無善無不善則告子見性宗旨也故不但不仁非義見謂性所本無卽曰仁與義亦見謂非性所有釋氏所謂罪福皆空無所住者葢酷似之僭嘗以告子是一箇大禪宗者正爲此也栝棬非杞栁所有東西非湍水依分恰好兩箇空體生之謂性亦是一切還他的本色而不爲加減也亦是一箇空體惟如此故其做工夫不但外求之氣者以謂爲賊爲戕卽内求

之心者亦謂爲矯爲揉見如此故學如此此其人
地分亦非草草矣非孟子拏出一箇順字直於發
用之無心者透見性之本色毫髮弗訛直將覵性
爲空寂而仁義之根源不復揆其所自來矣故曰
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葢外之於此
也其友曰如先生言告子學問非淺矣見地亦至
矣如何却墮此解先生曰金屑雖貴落眼成翳雖
有離朱之明亦有不盡之巧陽明先生不云乎無
善無惡者心之體君試看此提揭與無善無不善
也之見是同是異

李立軒湘問怪神之事孔子不語却又曰敬鬼神而
遠之是分明又有箇鬼神矣而世之作佛事者既
爲儒者羞稱何哉先生曰世祇知人物之充塞於
宇宙却不悟鬼神之充塞於宇宙齊明盛服以承
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盖是實理實
事但人行人道鬼行鬼道自爾其並育並行不相
爲妨悖也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亦是實理實事無
怍於人者即無媿於鬼真所謂丘之禱久矣敬而
遠之正聖人理義之中正也何祈福免禍之有
先生說乾卦無臣位初與二三皆君也坤卦無君位

六五亦臣也黃裳元吉以順德而處中此負扆而踐祚遜虞而几几處尊位而不失居下之體者周公身之矣故象之親切有味文言復發之曰黃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於四肢發於事業美之至也則宛然畫出一箇周公的模樣矣曰世亦有布衣士占得乾爻之五六者將奈何曰觀變玩占如觀山水隨步異狀此又難以一端求矣但乾坤兩卦之大體自是如此耳

社生瀛舉書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問人只有一心何以有人心道心之別先儒謂或出於形氣之私或

原於性命之正者其說是否先生曰是也只下文說二者雜於方寸之間又曰必使道心常爲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則分明是有二心矣理却不然危微兩字葢是審幾消息發之爲道心者性命用事也其幾微發之爲人心者氣稟用事也其幾危危即人心不應復有一箇微者以爲之主微即道心不應又有一箇危者以與之並惟有人心之雜此所以須用學問之功惟有道心之存此所以幸有歸復之理道心果能存則人心自爲之退聽矣又安得有二者雜於方寸之間乎

因論詩先生曰文字意止詞中詞多不能盡意詩則興寄言外善歌者縹緲玄微使人咏之不覺一唱三嘆故古人以詩言志又曰文字有百來句說不盡者在詩中則數言便了文字有必須朴實頭將本題目透說者詩則咏嘆之淫泆之直寄之無言而已而其意益盡又曰文字僅能寫得有名有象的若詩則能得於意言象數之外并與其意通不說出而其意益妙又曰看文字須是沉潛貫通方有會處詩則不然直是能令人言下有悟又曰文字在天地間如森羅萬象詩則是神氣風霆要之

無非至教故此兩種文字在穹壤間亘古今廢一不得

見羅先生書卷之十八

見羅先生書卷之十九

門人記述

謝生雲龍述一士人深於史記云自班書後不復有續貨殖傳者欲補之先生咲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微獨聖人學有宗傳卽後之作者立例修文亦豈無個主意史記一書固以紀歷代興亡寔隱隱以發太史悲憤平準封禪顯然刺時任安一書斷例具在所謂家貧貨賂不足以自贖則貨殖傳之所爲作也交游莫救左右親近不爲一言深幽囹圄之中誰可告訴者則刺客游俠傳之所爲作也

惓惓之忠不能自明因爲誣上卒從吏議故引畫地爲牢不入削木爲吏不對則酷吏傳之所爲作也奏薄伎出入周衞中絕賓客交忘室家業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才力務一心營職以求親媚主上而事乃有大謬不然者則滑稽佞倖傳之所由作也不然忠良義烈有可特立體例以表章者多矣而胡屑屑於此班書已誤續而存之又從而誚之謂之退處士進奸雄崇貨利羞貧賤則古今之具隻眼者少矣作者之心能明於後世者葢亦難矣眼前淺鮮之見又何足云

郭生煒問孟子謂管仲曾西之所不爲蓋鄙之深矣孔子卻稱其有九合一匡之功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孔孟無二道何其去取褒貶之不同者遠也先生曰天壤間固只有箇聖賢之學然亨屯拯溺補偏救弊亦自有間生豪傑之才孔子之取管仲者取其功而孟子之闢管仲者闢其學也煒聞躍然因問後儒病管仲謂其假仁借義姑卽伐楚一事觀之義正詞嚴亦烏在其爲假仁義名併闢之乎先生曰儒者之爲論要以明學故其闢五伯也蓋是誅心伐楚一事功誠高矣至今千有餘年

鮮有能誅其隱者因問試一言之當時所最急者固在猾夏之誅而所最著者莫如僭王之罪管仲之明豈其見不及此却乃尋出一箇昭王之不復來罪雖大而可迯配之以苞茅不貢義雖正而款易服即此便可以知管仲心矣大率取威定覇要以濟事就功而非必有攘夷尊周之誠念也若如世所見冒昧提出僭王一事進止兩難從何收拾即此一事推之餘可類見夫安得不指爲假仁借義爲洙泗門牆所羞稱者乎

先生曰吾學别無長只開口便令學者識得便可做

得直是不就誤了人

先生曰易以乾坤艮巽震兌坎離羅天地之法象大學以身心意知物家國天下括人世之經綸易本太極大學本至善始終本末則隱然陰陽剛柔之變化也避凶趨吉學之道無他總是箇知所先後而已矣

胡生體元問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言之當慎如此故舜將禪禹既戒以無稽之言弗聽弗詢之謀勿庸又從而申之曰惟口出好興戎可爲深且切

矣先生曰言行樞機信如子說只出好興戎一句義蓋不盡於此真有感於天命之不可虛摧大寶之原非泛援功高德厚惟禹爲諸茲帝心之所爲簡在也豈有枚卜功臣惟吉之從如奕棋然嘗試而謾發者乎出好興戎蓋亦有畏焉而非祗爲慎言發也

先生問涂生邦直近讀康齋集如何直曰康齋負砦特甚每形日記觀其意真能把扶不爲過所摧折惜學吉少未透關耳先生因誦白沙墓誌詩云吟殘老杜詩千首勘破伊川易幾分卻結之曰未了

平生端的事九原風露倍酸辛亦隱隱含着不盡之意雖然到大節處康齋却便有把持不至失着只不做官便不受職此則白沙的步驟反出康齋下也葢必竟康齋是師白沙是弟子也時黃生璽在坐因舉近評謂康齋跋石亨譜稱門下士若近鄙者先生曰只不受官便見他無干進意渠當時以布衣士窮處卒世受石亨特薦如何忘得孺子最高潔生不應徵沒不忘感絮酒曝雞千里致奠賢者用情大抵如此若不就大處看人吹毛索瘢緊而棄之其人用意就可知矣璽復問曰當時朝

廷聘禮非輕授以諭德官非小此亦就是正應節仕何不可者先生曰康齋一到京師便覷見當時的爲面光景矣蓋有以知石亨之必敗也其知者以謂爲無禮也不知者以謂爲肉也君子之用心固從來衆人所不識也

熊生尚文曰嘗見一縉紳極口稱先生嶺表功且曰不但能使賊畏又且能使賊感所以滿山盜賊商旅宵行反有過於中土只不知先生何以處此先生曰予何足道姑借古人一事言之虞書所謂舞干羽於兩階七旬有苗格文德信可來遠干羽豈

能格苗所謂分背三苗四個字其中是有多少的
作用也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畏威懷
德苗亦有良此所以不煩兵革而就戢也學者尚
論古人必如此看來書乃不爲徒讀乃可經世區
區小補事緒曾何足論
鄧生子龍問以武侯忠智不能信大義於天下使漢
業卒致陵遲此豈非天命限之也先生曰昔唐太
宗論魏武謂一將之智有餘萬乘之才不足果然
料事在智集事在才子房掉三寸之舌爲帝者師
帷幄運籌千里決勝然高帝尊之爲師而不命之

特蔣此豈謂子房房智不足耶則才氣局量有不同故也假令子房與蕭何易地而處吾尚慮其局不克勝更欲令與韓信易任而當多多益善指揮吞吐吾蚤知其不克任矣三人皆人傑吾能用之此固高祖之所以有天下也亦即高祖之所以爲大也隆中抵掌規取荊益謂天下有事則命一軍從益出秦川一軍從荊向宛洛布局立棋宛如指掌若孔明則真所謂王佐才也帝者師也一入益中竟忘東顧雲長忠勇智不足而不擇人爲之輔佐孫劉外親內疏劉氏與孫氏忌也司馬懿蚤知之

矣顧彼失此戀蜀忘荆此則武侯才器局量亦少不足陳壽所謂蕭何之相漢有韓彭管仲之相齊有王子城父身兼將相盡瘁鞠躬忠則忠矣然天下事亦斷非一手一足之所能爲也十贖以上何須親理荆川先生謂無人替得嗟嗟是誠武侯之遇亦即武侯所爲短也

因論詩先生曰子美最攻苦擬古工夫豈有不做想到成家時一切盡付之丙丁矣只踏着别人的脚跟便是陳跡守着别人的家數便是子孫此文字所以必貴出奇也邇來文士學秦漢者聲調字句

宛然秦漢學歐曾者針線關鎖宛然歐曾自謂之
逼真秦漢歐曾而不知去古之成一家言者遠矣
此雖李何遵巖諸公不能免而况其下者乎擅代
名宗知必竟有豪傑士出焉而吾未之見也

先生曰昔子張問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於夏禮所
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
周者雖百世可知也此因往推來百代如見湯之
問夏革也曰四海之外奚有曰猶齊州也子奚以
實之曰朕東行至營人民猶是也問營之東復猶
營也西行至豳人民猶是也問豳之西復猶豳也

此即近占遠事理一致古云上天下地曰宇往古來今曰宙時不同地不同然道不當異也此聖人之學必以經世爲宗而以修身爲本也

先生曰千里之岐始於足下發軔者若同堂而一粤一燕判不同爲途轍者則趨向之差別異之也天之生物真令凡聖同胎何况老佛若只就體上論與吾儒真所謂共堂處也只其學旨之差別毫分致大小公私之隔絕千里老佛之不同於吾儒直無以異於南轅之不可方於北軌也乎故曰不急辨體要在明宗體若不同是天之生物也信有二

本矣

先生曰讀書切不可先要立論便不能盡古人之意既不盡古人之意則所擬議論斷者亦决非天下之實理實事矣予蚤歲病亦坐此先公誨之曰古稱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平氣虛心以身處於古人之下乃稱遜志汝書未畢卷先橫不信之心何由得與理融予聞惕然又蚤年好觀史不讀經濂洛關閩之書到口如嚼蠟庚戌侍先公于操江公署先公偶覽朱子語略有云讀書者須先看經後看史伯恭平生在史上入手看道理必竟心

粗先公字加圈點命侍吏持付不肖不肖受而讀之亦用惕然今所以稍自信於學問得有入手者實本先公教也不然鹵莽滅裂徒長虛知耳何益何益諸君有志學問坐此病者不可不戒

會友打坐看書先生曰此三者學之大方也缺一不可然會友爲上打坐次之讀書又次之

有友會跡甚跡不移時或信宿又輒告去問之則曰子病或妻病又不然則曰自身有病去後先生舉以戒曰生在世中自有不齊之遭何但妻子小災已身微恙牽纏罣累更有艱於此者就此擬置得

開拔得身子出者爲豪傑因以埋沒了自已者即凡民從上聖賢豈有渾金打就了的身材生鐵鑄就了妻子艱難困苦轗環周流卒歲窮年聚頭磨切豈皆輕視其身薄妻子而不顧耶兒女心多則煙霞志少偎家亦病之矣諸友不可不戒

丁生煒問先生云孩提之愛敬不可以追惟乍見之怵惕惻隱不可以充擴何孔子稱顏子曰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此又似一善之得便可爲終身之執持也先生曰擇中之義自昔看之不明多岐亾羊素絲悲染周末文勝學術之訛足以

亂眞久矣所謂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朞月守也蓋孔子痛之深矣入聞聖道而悅出見紛華而悅豈眞貨利聲色正多岐之學術足以亂眞迷世者也如堅白同異談天雕龍畧見於傳記者至今洸洋謬悠猶若可以惑人此擇中所以爲儒者要緊事也即予之所謂明宗者是也擇之固貴精守之又貴一鑿井者必及泉溉樹者不離本二二三三此牽彼搭決無有望成之理此學之所以必先知止也即予之所謂學必歸宗者此也顏子敏處固是擇之能精欲罷不能請事斯語服膺拳

拳固守弗失則顏子之所以學竟底績也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豈得以一事之偶善者記憶之欲持之爲立命安身之本乎

先生云天下信有生就了的公卿却無生就了的豪傑有待無待克念罔念真只在人自做而人却競要爲公卿不競爲豪傑未論公卿不可得就令得之慕祿貪榮其人品之不如凡民遠矣文中子所謂令而後知元命可作多福可求所謂可求者求在此也

先生每論到學術異同之際剖析分明義正詞嚴毫

髮無所假借時有遠友聞教肅然曰公何得自信如此先生曰君不自信又安肯學旣不自學又安敢以授他人自信兩字允若公言不敢讓然却不敢執半生攻苦博訪深研不但不是干利干名亦且無取虛知虛解滏寔有志於聖人學也信者信其學之可以至於聖人非爲執也譬之偶經東海得見孔子守之以爲聖在是矣忽有遠者親從西海覿面孔子或從南海北海覿面孔子指而示曰而所見者非真孔子也我卽幡然從之棄東海如敝屣矣何執乎其友爲之大服

先生曰易象謨範尚是說理孔子作大學則全是說
學

盧生大壯問先生說大學以止至善爲宗釋中庸天
命章以愼獨爲要曰獨者何所謂與物無對者是
也亦是畫出天命的樣子也顯然愼獨之獨卽是
知止之善實與知皆其用之發矣誠意章乃曰必
愼其獨似卽以獨爲意者不知古人之所謂獨者
必竟是指善乎是指意乎先生曰無對者爲獨有
對者非獨知中庸之所謂獨者不指有覩有聞則
知大學之所謂獨者不指有好有惡但就意而言

自有誠之之功故曰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然到意後着工已失先手到末上推排大都費力故一則曰必慎其獨二則曰必慎其獨此正是知本的消息也借妄每謂知本者以言乎其訣竅也心意知物總爲修之用神格致誠正總爲修之條理若不向本上歸宗止地入竅而直於意之流轉上揀擇而去取之欲其好惡之必毋自欺而常自慊也得乎故緊承之曰君子必慎其獨也蓋斷然直應上章之善而非指有好有惡但人所不及者爲獨也決矣

鄧生允中問人處世中無一時離卻物故無一時廢得知先儒以格致爲學問始事就於致知格物下手入門理亦似近而先生以謂必先知止何也先生曰此亦甚易知顧學者不察耳如要作室必先立一箇規模鳩工聚材自是作室者必備之務若規模不先定而惟皇皇焉講求其所以鳩工聚材者曰我將以作室也試問之可有成屋之理又如行路則必先審定一箇向往之燕之越南北兩分專楚專齊必居一是諸凡戒舟車聚糗糧自是行路者必備之務若向往尚未定特是欲安之乎盤

針徑寸取定廟堂跬步所分期通九譯卒無有背馳而狂走者則止之先定故也夫然後戒舟輿聚糗糒與凡所以講求其駕御之方節宣其勞逸之度如百川異趨必歸於海萬國殊軌必宗於京矣旁蹊曲徑夫豈不煩糗糒舟車不經險阻勞頓則其所趨者非其道故也致知格物豈非學者必用嚴整威儀肅恭齋法釋氏有之矣疾徐甘苦得手應心曲藝備之矣畢竟宗趣各分所以當下千里曾有一譬假設孔子釋迦老君三人偶然共堂而處其所以迎賓送客渴飲饑食凡皆所謂致知格

物事也據其迹豈有毫髮不同之理若必執格致之似而謂三人學同固不可據格致之迹而謂三人學不同方亦未可何者同此迎賓送客同此渴飲饑食卽是同此致知格物矣必竟孔自孔老自老佛自佛其所以不同者安在試思之學海於言下有省

黄生鍊問識仁說謂大學先知本程門先識仁一也知本焉斯識仁矣審如此只拏識仁可矣何須更說知本先生曰賢試看大學分明只是箇止至善何須委委曲曲又要說出知本知之者則謂此是

孔子苦心不知者則真只爲學問中添出一箇話柄矣賢且試說至善在何處對曰卽仁是矣更思仁在何處曰也只便是至善先生曰且放下試看本在何處曰修身爲本孔子已說定了先生咲曰除此外別何處放着個仁又何處放着個至善乎雖說知本識仁一也𨚫斷之曰知本焉斯識仁矣必竟知本到手方有下落故曰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只一拏到修身爲本不覺至善與仁渾然俱在於我不復煩尋索矣鍊於言下豁然

賴生維雍問曰嚮晦宴息人理之常夜氣淸明世所

共有何孟子乃曰牿之反覆則夜氣不足以存也先生曰世人何曾俱有夜氣夜氣一脉自日夜之息生來世人終日營營嚮晦時又爾夢寬顛倒何曾有息只不息便都是斧斤伐之牛羊牧之牿之反覆則夜氣不足以存也茍得其養無物不長息之所以養之也天何言哉時行物生此正所謂常運常息造化的真消息也若只屏事斷緣杜門却迹亦烏足以言真息

先生曰停停當當恰好管歸天則止也而未始非修心有不正正之意有不誠誠之知有不致致之物

有不格格之修也無非檢點提撕使之常歸於止踰如晴空之鶴止水之魚游泳飄飆纖毫神氣不動誰復是修者誰復是止者悟之則真可以想見止修之妙境也

郭華南春渠訪先生言必道良知先生曰致知兩字陽明先生拏出謂爲聖門正法眼藏猶恐學者牿於訓詁詞章以知爲識故就上面點出良字若曰聖門之所謂致知者致其德性之良知而非詰知識也其意亦良勤矣其功亦殊偉矣然其補偏救弊不得已而爲言者亦誰識先生之苦心乎良知

兩字非無底案耶然簡牘衆所共知顧習熟先生之論者不復加察耳公試說人之所不學而能者章孟子之意爲發明知能之良乎抑别有旨乎華南愕然良久先生申促之不得巳答曰往時謾說良知寔不曾體勘到此承公教而思之似不在於知能而在仁義也敢請教先生曰此易知若果發明良知只合說到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而義備矣何取更說親親仁也敬長義也宛就知能之良推進一步而說只不知公謂知能是何物仁義是何物華南曰仁

義自是性知能之良亦自是性之用事也先生曰誠然誠然凡物須有根乃有苗根苗非二體然決不可指苗便是根又如有形必有影形影非二體然決不可指影即是形知能之良自是性之用事然不可指知能之用即是性故曰親親仁也敬長義也所謂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則孟子道性善本旨也他日又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正是教人就所發處而信其性之必仁性之必義非直教人執其所發之偶良者據之以爲立命安身之歸宿也雲駛月運

一舟行峙移物之感者無停知之應者亦無停夫安
得執既往之良知而擴之以為將來應用之本乎
華南曰公言良是公言良是容更思之就質
先生曰大學一書原說經常之理不爲防患立方然
其包羅統括弘大周緻末學支離種種病痛亦若
預爲之所知挈知止必要止歸於本則不偏於寂
挈知本必要本歸於身則不騖於虛言正誠言致
格言齊治均平必本歸於修身則伯功佛老訓詁
支離與夫狥生執有自利自私者一切非所病矣
閱邸報偶感一士人出處胷然謂實曰學必先知乃

能近道此皆是本始上合下不清楚失却先着也
可仕則仕可止則止可久則久可速則速四可字
恰好當時之幾四則字宛若迎刃之狀毫髮含情
便落後着此孔子所以徹底秋陽江漢也若只懸
空形容一個本體如何這等清明如何這等瑩潔
到此時光不覺方寸亂矣說甚皜皜肫肫總爲空
擲
萬生應乾問胡文定謂春秋有變例定之多微詞其
說是否先生曰李延平說得好謂讀春秋如觀山
水隨步異狀大率聖心襃貶即是化工雖云曲當

事情寔則因物付物真如山水之隨步異狀不可一端求也故予舊序家兄脩業存稿謂春秋無例以例求春秋者不知春秋者也以匹夫而擅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以是是非非而代命討誅賞之寄危矣危矣故韓愈氏謂口授弟子至於後世然後其書出焉其所以慮患之道微也所謂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何等憂深思遠哉凡所予奪褒貶者皆微詞也隨步異狀例皆變也寧獨定哀之際嗟乎知其無例又知其皆微詞而不執例以求之其庶乎可以得聖人意旨於

十之二三矣

會中有問及閑談者先生正色語曰諸君既從事學問俗務閑情片詞豈宜置口意不到相與斂容靜對有觸處卽與提出知本話頭自然邪僻不干燕咲可絕談往事說風傳散漫精神耗氣勞心令人最無收拾不可不戒

先生曰近見石經蓋刻于曹魏之朝正於賈逵諸人之手去唐初非遠也孔穎達顏師古最博涉不祖之必有故文公引石經嗅作戞見論語必見大學及註大學亦不祖用文成於大學尤涯意復古本

亦不祖用焚書後簡牘大宰支離石刻何時豈必孔子自勘蓋鄙人業道之矣註疏本卽未善要之義順文從比石本爲勝也此諸賢所以屢經校勘必竟以註疏本爲主也豈得無見

羅生繼韓始見先生問格物之義先儒議論不同先生獨云萬物皆備一物當幾格物若格其一物當幾之物也韓雖受教日淺聞之姝覺醒快但格字做手尚有未釋然者敢請敎先生曰學問要知本譬如水必有源樹必有根尋着源而後萬派千流有所歸宿尋着根而後萬葉千枝知所從出學亦

如此矣大學說明明德說親民必要止歸至善說平治修齊誠正格致必要本歸修身意亦如此學不明本而徒懸空說致說格辯物辯知未論格致工夫無可下手只知與物先自窈窈冥冥無處討歸宿矣此疑辯所以空多至今未解也只是顏子問仁夫子只揭出復禮為仁待他請問其目教以非禮勿視聽言動何常一及格致由今觀之瞭然實致實格一語不煩俱有下落而知與物亦昭然如在目中矣韓於言下豁然

韓又問韓昔侍諸先輩多有舉濂溪先生學聖章者

如云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果然學問只要靜虛動直先生曰不然此是現成話享用語如何叫做現成話因舉手中扇曰譬如此扇斂之初不盈握何曾有箇風來放之六合彌漫淸風自至是扇之體本虛動本直非待人之以氣力加減以言詞粧撰而後有此靜虛動直者也故曰此是現成話扇成之後入到手中把持既得其方運用又中其節恰好復得原初斂之之寂然若虛用之淸風鼓動然却自是把持既得其方運用巳中其節者能之從前所以講求之者是有多少議論磨

勸之者是有多少艱難今有嬰兒試以扇授之彼初不知其所以運用把持之方也直皇惑顛倒失其所措而已故曰此是受享語僭妄毋云世人全然不曾理會一箇學字學者何所謂法是也凡物皆有法做人亦有法楊子所云斷木爲棋梡木爲鞠亦皆有法而况人乎學也者則正所謂做人之法也吾輩今日所講者只有一箇學字現成的體段何須要你賛嘆他未到的境界那得工夫去思量他明得做人之法學成之後體段自然到手而受享之光景亦現前矣孟子所謂射必志彀匠必

以規矩意亦如此又曰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則其意益昭昭明白矣吾輩有志做人若不從學上商量却只懸空賛嘆本體靜則如何這等虛動則如何這等直是真猶之射不志彀而直譽其引弓發矢破的穿楊之巧者也何益何益

時有一老宿欲爲衆剖疑者問曰秉彝好德人有良心學爲聖人人誰不願儘有有志之士大率爲家累所縛不得出頭區區雖老亦願從先王遊久矣只不知此學亦救得饑餓否先生嘆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公之意本欲爲衆解疑如此云云是適

以沮衆之志也王曾何人尚爾志不屑於溫飽豈有堂堂聖學闢地開天乃只講求得一箇衣飯的計策者乎孔子水飲疏食顏子陋巷簞瓢曾子七日不火食尚歌聲若出金石超然貧窶不以動心所以高於萬古豈獨孔子只如後來少負豪傑之氣有志功名之輩如韓信者亦不屑比實資他一竿垂釣寄食漂母豈不能與世人競銖兩之爭爲活計耶彼其志誠有在也今在坐士固未必人人皆貧就令其貧未必比於簞瓢陋巷嘆過者大率無志自諉者必竟怨天喜得孔顏皆貧假令孔顏

不是疏水簞瓢則吾今日雖有孟韓之辯到此如何爲衆分說

有友問修身爲本之義忠從傍言曰只是君子思不出其位先生曰然忠復曰思不出位只是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已而已先生曰此處却又有辨大凡聖賢論學旨趣雖無不同然亦有因事發明隨機指點者反身之說固是修身爲本之旨然修身爲本之竅要在明本而求從本出行有不得反求諸已却是就愛人不親治人不治邊說來就事物點歸本去故明得修身爲本則不必論到人之親

與不親治與不治一副當精神常常只是歸本不明得修身爲本之旨而只從行有不得處求所以自反者毫忽之差尚昧本末之分於知本消息尚隔一層

黃生應虹因歌白沙詩舉惟有堯夫認得眞之句問曰白沙何以專取堯夫先生曰白沙之學康節之學也但才氣局量不同耳故作用亦稍異而其學之血脉一也忠因問近世某公之學何如先生曰吾徒淺鮮且毋輕品前輩但就學問論之却原有個血脉亦自有個家法譬如子父相承一脉不絕

張不紹李李不續張此血脉之説也然或質或文或豐或約在張氏固有張氏家法在李氏亦有李氏家法代代相種承此家法之説也世間固有親生的子孫血脉真矣又能守其家法者然亦有血脉雖真家產蕩廢詩禮蕭條入其門戶無復有祖父的舊風者是血脉雖真家法却壞亦有抱養承繼之子血脉不真却能守其父祖田宅世其清白家風問其家雖云親支已絕入其門尚爾詩禮整然是血脉雖不真而家法却在學問亦如此矣後之儒者豈不人師孔孟然孔孟亦有血脉有家法舊

曾有書曰儒其人老其學洙泗簪紳葱嶺血脉是
衣冠言動非不宛然孔氏之舊而呂嬴共族牛馬
一家其血脉則無以異於抱養承繼之子孫也吾
輩究血脉固必期於針芥相投如父精母血一體
生出考家法亦必要於步趨周折如法祖敬宗相
似毫髮無敢背違葢血脉若真則此家法者自是
血脉中一體流出天然的節度家法若實則此血
脉者亦自是家法中一體究竟透底的根源有一
背違總爲學旨未的修身爲本雖云孔子一口道
來究其宗傳寔是血脉準繩一一齊俱到吾輩以此

自淑固可保其無爽祖風以此上勘先儒亦可必其不差銖兩所謂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用此道也明得此直是尺度權衡默默在我固無假於方人若此意尚未明得則請姑務自修方比他人所謂夫我不暇

羅生懋忠問先儒潔行修身大率皆是高品只不省學脈毫分何以抵牾如此先生曰此却真難說若說人品之外有學問學問之外有人品即兩皆未爲到底的議論矣然却有個公案試舉與諸友一證之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

栁下惠聖之和者也又曰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栁下惠是也人至聖品高矣學宜無不是矣却又曰伯夷隘栁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及公孫丑舉以問所安却又曰不同道乃所願則學孔子也是昭然學問與人品成兩路矣夫子之論士也亦有三等其辯儒也曰爾為君子儒毋為小人儒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所謂士之次者其即指此也乎今有人而果言必信行必果也豈不偉然君子乎至律以學之毫釐是與非也則尚不免為小人儒也故學問到至處如孔顏則即

學便是品人品到至處如堯舜則即品便是學等而下之學是者方可許他學品高者只可還他品孰學問而斷謂天下無人品者固非因人品之高而併許其學問者亦謬儒先長處自是昭昭吾輩所當師法磨勘學問則斷以孔子爲宗無容阿徇又所謂當仁不讓師道固如是並行而不相爲悖也

時繼韓尅日赴官復進曰韓雖有幸奉先生之教苦限迫不免別先生之速陽明先生謂人在仕途如失足淖田之中恐終負先生之教先生曰此却不

然昔有友問文公曰自昔聖賢成就大率背處做的多文公曰是則是明道則不然渠一生做官一生進學豈有官能妨學之理學不可以當官爲取經世此無他大率病有兩般若非學問之宗旨合下講得不明必是功利之念頭看得此邊較重如何不明蓋其所講者必非經世之學學一邊事一邊故見謂學不足以當官未得患得既得患失渾身功利之根步步爲官所縛故見謂官必至於妨學若此修身爲本之學實在明得真令在家身家在國身國雖一日萬機恭巳垂裳天下可坐而理

也豈有官能妨學之理韓唯唯曰敬受教矣

先生春會荷塘止於羅黃兩族冬月再會袁熊諸姓並集秩然衣冠以次就坐詩歌二闋先生喟然曰如此一鄉豈不可稱仁里如此一堂豈不可爲勝會昔之有志士將擔簦負笈求友於千里之途訪道於殊鄉絕域之際羣咻衆楚多少艱難今直不越境而享有餘師矣何快如之時涂生邦直在首坐生顧謂之曰茲事惟清甫最知其艱亦惟清甫最美其美清甫徬徨本里何止十年訪友無朋集會無所吾豐學問數載之間雖號興起四鄉首善必

與湖茫外此則莫盛於荷塘又此則艾岡之會爲略可觀也可見學問之昌明雖自有時而里閈之同志尤爲難得假令東海有一人焉西海有一人焉川原悠阻吾雖有慕聖希賢親師取友之意安能頻至於彼中也哉然則諸君子之幸生此鄉樂有同心之助者可容虛負

黃生正隨問曰止修兩法先生每謂挈出孔曾心要隨體之似覺止的工夫屬在動若不向靜中求討應務紛紜止法殆難用也先生曰聖門挈止正不靠在靜邊所以與禪者之學異下條不云乎物有

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蓋正教人以求止之方也就於轇轕紛紜之中示以至止歸宿之處緣此生不在家則在國不在國則在天下决無有離事離物之理必欲離去事爲向靜中求討除是棄而君臣去而父子以求所爲清靜寂滅者而後可耳儒衣儒冠以講於經世之學而曰吾欲向靜中求討厭事物之紛拏也恐竟此生無復有至止安立之所矣止爲主意修爲工夫予每言之矣知作文字必有主意豈有向靜討了主意而後向動處結搆詞句者乎此本易知之理分動分靜

自是沿習舊見之深不曾實下學問工夫不復加察耳

黄垣齋舉周子一者無欲也句問曰聞之先輩有以無欲爲體者有以無欲爲工夫者工夫本體自要合一此可不疑只不知此欲字與欲聲欲色欲貨利之欲同否先生曰天下只有一個理亦只有一個欲欲聲欲色欲貨利但境界牽引不同耳而其爲欲之根祟一也無欲之欲不必指定無聲色貨利之欲要之有所向者無不是欲而其爲欲之根祟亦一也體本無欲故工要無欲此本不必致辯

只上文所謂一爲要一者無欲也尚須一思之知其如何而用力乃可入手耳若只就欲上驅除如掃風中葉刻舂郊草一番過去一番生矣曰若然則寡欲之方於養心還有益否時先生目病初痊尚厭日色初設屏續移席續掩門先生因指而言曰如此日光掩了一分豈不養得一分神氣寡欲養心效亦類此更須思滿堂賓友共見日光人咸見日而予何獨避日移座設屏要亦不過暫護一時作救弊補偏之法耳必欲目不畏光神氣充足洞開諸門無有罣礙除卻設屏移座之外更自有

何方法聞者咸爲躍然

有生言仁卽心者有生言仁爲心之發者舉以請正時文生道宗在坐先生曰宗曾試答此語道宗曰先儒謂心如穀種仁卽其生之理以愚言之心其仁之郛廓乎先生曰此與仁爲心之發者義何所異乎答乾齋書謂後之不識仁者覺累之也只此一言斷盡了千有餘年論仁的公案大率皆從有識有知處辯認而不曾從能識能知處推原又答詹覺野書謂目如何視耳如何聽心如何思請君試一推詳孰主張是孰隆施是孰居無事推而行

是謂目視耳聽心思非仁之用固不可謂目視耳聽心思之發即仁亦未可惟如是故不但視聽之發有邪有正不必盡出於仁即心思之發亦有危有微不可槩指爲仁聖門所謂求仁者要以求仁之體教學者知所歸宗後之所謂求仁者只是辯仁之用令學者知所揀擇其旨似同其用各別真所謂差毫釐而謬千里矣心爲鄂郛之說葢是以心包仁豈知充塞此身無非是仁豈但充塞此身直將充塞宇宙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徧界中渾是一團生理心特其發機之最

靈者耳生心爲性命字之義或亦有由心者性之郛廓後儒言之此宗會之所爲習焉不察也一時在坐者聞之咸有省

先生辰坐默覘諸生俱各斂容肅氣而和煦盎然又爾渾無間隔顧謂曰人之取友親師無以異於魚之得水自然天機活潑諸病不生只如此一坐之間爲友多矣氣質之偏嗜慾忿恚平時豈免想有儘力懲窒尚不能應手消化者假令此時有一兒輩攘臂叱罵而來諸友亦必安神定氣有以待之矣此無他則師友之火力爲之銷鎔也三千七十

依依孔氏之門患難周旋而不舍高拱穆清之上
兢兢業業望助臣鄰吁咈都俞而閭閻成德達材
舍此更無良策懲忿窒慾到此真如點雪紅爐絲
毫容任不得矣退老西河睽孤析處輒曰吾過矣
吾過矣吾離羣而索居亦已久矣離羣索處昔賢
猶且病之況吾儕乎忠進曰老師不誨人不倦
却說與人共爲之不容倦也則會友者原爲巳也
非爲人也先生曰然
會止燕坐黃生應桂問曰知本誠要矣但本末之際
頗未易辨如以我對妻孥則妻孥自是末若以我

對君父則君父豈得亦爲末乎先生曰修身爲本只有一個本隨身所接無非末者延平先生曰事雖紛紜還須我處置必竟宰天宰地宰人宰物運轉樞機皆自於我離身之外無別有本雖天地君親師亦末也應桂曰然則只是一個修身爲本本有定分不待稱量隨事隨物又何本末始終之辯先生曰本之一字雖有定分却又活潑潑地無有定方予每謂蓋孔子觀象於天地之間而得所爲本者挈出以定學者之命以立經世之樞使人握之以自修則家國天下之柄在我運之以應物則

均平齊治之用咸宜事事反歸身上即事事止歸本上事事立在本上即事事止在善上所酬者至變而執者有常所御者甚繁而握者有要真孔子半生磨勘老後經綸而非淺鮮之襟所得而測識也

會事竣立語諸生曰古人之學是就裏面做將出後之學者却與古異似是從外面做向裏從裏面做將出故必刑于寡妻而後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從外面做向裏故只就人面上掩護就皮殼上粧點徃徃講于堂不講於室講於廣衆大庭不講於

房帷皆近修身爲本之學隨身所到豈有時刻空閑亦豈容毫髮滲漏不信於妻子者即不信於朋友不信於鄉黨者即不可以治天下國家矣夫子所謂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者正爲此也賢輩今日在會堂雍雍如也說義談仁豈不偉然道義退而見鄉黨之與志者即不敢以此開口矣退而見妻孥即不敢以此逼眞矣如此志意何由堅立學問何由充長吾今行矣賢輩非退而見宗黨之人必退而與妻孥處也如此此堂中雍雍如也說義談仁庶無愧於道義之稱無辜負斯會諸

生唯唯

先生曰無體之說誤學者彷彿六十年來竟無有一識其真者當場衆集競以口語互相駁辨以意見揣爲摹擬所談者非靜裏之虛光則繼往之陳跡也故予每謂之曰說光景談往事如何叫做說光景或謂之虛或名之寂或頌之靈明或寫其變動不居之景或擬其光輝發越之狀大率皆是強拜世緣抑遏靈體神光迸散閃爍因而有之寔則一氣之暫聚爾於真體何干於實用何補故曰說光景如何叫做談往事見之者大率數載之前求

之者或在始學之際一日所窺一生執着曰我於某年前見某光景我於某座中得某受用就令果係真體發露已不足當目前之用徒屢追尋祗領口頰而於覿體當場一切皆爲架漏是直以一朝所見便當了一生的話本也故曰談往事且使初學之士乍聞其說者徒見其閃爍靈變而莫測其端則詫以爲實有一段變怪非常不可測知之體而舊學者益復播弄其頰舌騰揚其光怪而不務乎實謂一朝得此聖地立躋不復有功夫之可做天誘鄙愚合下察此壬戌而後卽便當場屢屢折

之而誕者終莫之省其弊于今尚甚故使學者脚未入門先求解脱虛知日長實行不敦言論空高了無事實身心離隔內外判然有講學之名而衹以爲斯人姤害者則此說啓之也修身爲本孔子坦然提挈者原不爲救弊而設而虛靈方深恰好扶元便爲對證之劑世間忽之不講之守局拘方則謂之狥生執有甚或畏其法度之嚴而欲預爲避脱之計肆爲邪說黨同伐異姤害其真則真其所謂賊世誣民之甚者也雖然由舊說則言說尚可支撑意氣尚可籠罩雖有忝實其德修若可以欺人由

今學則一說到修身爲本便是直呈了底案和肝膽皮毛呈出與人作證印也知見縱工言說縱巧人盡斥不信矣噫有志孔曾之學爲吾徒者可不知畏

丁生兼問孔門諸賢敏悟者多矣何參也竟以魯得先生曰悟學難守教尤難學到是處只守得定便是悟不可云别開竇徑另立法門乃是悟從曾子之責子夏曰吾與爾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門疑爾於夫子蓋法門隱隱變矣所以一傳而爲田子方已失孔學之宗再

傳而爲莊周盡棄洙泗之矩惟有參也竟以魯得
孕傳學脉似續至今曾而思思而孟至於今萬古
日星者則自曾子之守教始也諸友中要悟者即
從此悟謹毋妄開徑竇以誤孔學宗傳敬之哉敬
之哉

見羅先生書卷之二十

刻大學古義序

古岡散人陳吾德

大學古義者何見羅先生因大學古本而釋其義以告門人者也先生之學在於明宗而揭知本一言以爲宗旨此古義之所由作也或有問於予曰遊於聖人之門者多矣乃稱曾氏之傳獨得其宗宗之云者猶之宗以統族祖父子孫一脉而相承者也道統之傳肇自唐虞至吾夫子集其大成而大學一書則孔曾相傳之心印也虞廷授受精一執中先生則以求

仁爲孔門之學而脩身爲本一句則是求仁之方法也聖學若是已乎其義何居曰此正先生之學之大也盖以吾之一身與天下國家渾然一體少有未仁則私意間隔形骸便分疾痛疴養藐不關涉即軀殼之外妻子不保而况天下國家乎故修其身爲止至善之身則無弗仁矣公已公人俱立俱達精神氣脉流通貫徹八荒我闥上下同流此真時雍風動綏來動和之風範矣故仁外無身身外無本本外無學更不分帝王韋布究結此身即以編氓可比隆崇品故曰先生之學之大也盖先生天資高明廣大論仁似

明道論學似西銘其以知本爲宗而以大學爲仁書有以也今取其書觀之明白透徹洞然無可疑者則次第用工以修此本者正今日之所當講也顧以予之不敏實隘且陋固守舊聞頃嘗與先生論愼獨二字葢以爲自危微精一之傳而一言蔽之隱見微顯之間發與未發之際人心道心于此判决惟危惟微於焉貞勝此千古之學脉孔門之心傳也愼獨誠意而已矣誠意研幾而已矣而功自格致始意誠心正而身修則至善止而皇極建矣允執厥中者也於天下國家乎何有嗟乎天生蒸民有物有則學求諸心

則何內非外何外非內遺物以爲知者則虛寂佛老而已矣逐物以爲知者則支離俗儒而已矣曰致知在格物正以見吾儒異端之辯不入虛無不落聞見是謂真知幾希之間而已者也物不格則不至不至則不止雖曰誠也正也修也而至善奚由止耶如適遠者發軔之初認定歸宿目視足行一齊俱到此知行並進之功也是道也曾子子思孟子以之相授受者也子思之言思誠也始於學問思辯而終之以篤行孟子之言幾希也由明物察倫而繼之以行仁義今先生知本之學似已大行於時則精察敦行以完

此身之分量誠有望於同志者也茲因崧臺門人彙
輯先生古義而重梓之以廣其傳借爲之序兼以就
正於先生云耳

刻道性善編序

見羅先生曰學不急於辯體要在明宗故道性善者孟子宗旨也世徒知其答世子辯告子以爲道性善而不知其全書之旨皆所以道性善也先生發以示人復摘其最精要者二十四條條析之情才知能指其爲用之發而所以善者則性之本體所自來也當戰國時人心陷溺牿於刑名矜於詐力流湎於貨利聲色儆斯爲極揆厥所由則任情之流弊而不知所以自反也一時倡道之士知其敝不復揣其原如告子荀卿輩者或直以爲性惡或直以爲性之無分於

善不善也而性學遂致淪晦孟軻氏有憂之作七篇諄諄然道性善以挽之然以其無端倪名狀之可即也故就其發機之順動者表而明之而其意則以道其體非道其用也故其教人也以復其性非牿其情也而世顧昧之欲守其乍見之怵惕惻隱為充擴追其孩提之愛敬為本源譬如指日之光以示人善悟者當因指以信日指枝葉之暢茂以示人善悟者必循枝葉以歸根乃直執光之照枝葉之暢茂者據而守之曰此本體之所在也可乎不可乎沿流逐末勢所必由恣慾徇情弊將必至始之濫觴者卒之以瀾

則學不明宗之過也見羅先生有憂之既揭修身爲本教學者以復性之㪍復爲是編指出性善之旨以明孟學之宗曰孟氏之所道善者性也非情也卽大學之所謂止於至善者也先生又嘗有言曰知本修身而不知知修身爲本卽是止於至善猶爲見之次也故修身爲本之揭與道性善之編言殊而旨一也嗟乎孔曾之學晦先生揭修身爲本以明之七篇之旨未明先生輯道性善編以表之世之學者苟無志於明聖人之學則已矣苟有志於聖人之學平氣虛心取先生之書復而熟有不渙然氷釋犁然理解

者乎先生是編功葢不在孟氏之下明者覩之老夫耄矣無能爲佞也先生初不欲以示人予從其高第弟子陸廷猷輩得而讀之以爲此尤近時對證劑也亟相與訂之付梓以傳仍僭爲是言弁諸首

萬曆庚辰孟夏後學清江龔一鵬拜手書

刻道性善編跋

道性善編旨哉有味乎其編之也夫軻之書昭昭也其旨亦昭昭也晚近世之儒習而讀之徒沿章句而不知其指歸皆本於性善即有起而維之者亦祗對症投劑而和者遂至按方治病愈傳愈遠愈失其真而此學晦矣天啟

先生妙悟孔曾宗旨提挈示人具載稿刻迺復有是編命不肖訂之受讀六七匝始若平時讀軻書然繼而躍然有所悟終則恍然如有所得矣

先生反之自性而信軻氏道性善之旨不肖亦反之

自性而信

先生道性善之編信乎知能者才也未可以挈宗也學者亦可以自信也先儒曰聖人本天此性善之旨也亦知本之論也敢僭跋之末簡

萬曆庚辰孟夏吉門人陸策頓首書于蓮槎深處

讀道性善編跋語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親民止至善而歸本於修身此曾氏獨得夫子之宗矣然孟子七篇其指歸皆所以道性善而又曰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則聖門相傳皆此宗法也豈有他謬巧哉自功利佛老溺人心術而訓詁辭章又以甚支離決裂之弊卽有以明道之責自任者亦皆認寒熱爲水火每別求蹊徑特立門戶以起人之駭異而崇信之葢將二千餘年於茲矣孰有明性善知本之宗旨而示人以簡易真切之學哉斯道之炳若日星者幾於晝晦矣天

啟我

先生以身任斯道既首揭修身爲本以示求仁之方又著是編以究止修之原蓋謂萬物一身也亦一性也知性善而盡之則修身而知本卽止矣卽知之至矣深見孟氏之學與孔曾相爲發明此

先生道性善編之本意也譬之窮萬水之源以得其底止持此以教舟人雖不善操舟者亦可遡流尋源而不患瀾之狂溪之曲也其維世立教之心抑何其明且切哉夫道不宗孔孟異道也學不悟自性末學也讀是編而日用學問之功誠不出此性此身之外

矣然孟子又曰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蓋爲反身不
誠者語也吾儒于盡性修身之學有未至而本茲有
未知者舍強恕又豈有他術哉不肖韓讀有一得以
請益於
先生并自朂云非敢曰能賛一辭也
萬曆庚辰仲秋之吉門人羅繼韓頓首書

李見羅先生論語大意序

予自讀論語書葢嘗有志于聖賢之學而繹其旨矣曰聖門只是求仁故孔子所與諸弟子答問詳哉其言之也曷為以一貫授曾子葢可與傳也然則所傳非所教乎曰曾子仁以為已任者也及考曾子平生學問則所省在交謀傳習而所貴在容貌色辭用是戰兢終其身似又于仁無當者得無所學非所傳乎而曰曾氏獨得其宗此何以解焉求之而不得牽合之而不可反覆于斯者葢十有餘年至歲乙亥見羅李先生得告歸登日侍教于其側乃就所疑質焉先

生曰爾不聞大學之教乎自天子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此求仁之竅也此一貫之旨也于是始豁然寤躍然起曰一哉聖人之學乎語仁語一貫而非精也語言動語交際而非粗也大學其仁之燦然者也論語其本之渾然者也三千七十夫誰不曰求仁而一貫宗傳乃于省身之曾子獨得焉意可想已他日論顏淵問仁一條先生謂一部大學皆具豈非以語仁極于天下歸而爲之則由己哉世之學者與之語聖門在求仁則信與之語聖道在一貫則信與之語仁與一貫在修身爲本則不皆信彼蓋淺之乎

言修身而于所謂仁所謂一竟莫知何從歸着也則將併與之語仁與一貫而不信矣此先生之所以憂也此論語大意之所以作也嗟夫仁也本也一也論語也大學也亦一也善學者必究心論語求仁之旨而後能信大學之言必深信大學知本之言而後得論語之旨必論語大學有渾融合一之見而後能明聖學之宗傳謹序

萬曆十年壬午春正月吉門人徐即登拜手書于高原精舍

重校觀我堂摘稿序　稿今改書問

明興博士家言類宗宋儒記註繁蕪探索艱辛青雲之士尊為時制莫敢彈射之紹興起而倡良知之旨學者如脫喧囂而濯清泠之淵其見卓矣然傳之既久習其說者至玩景象而鄙實踐求本體而厭步趨此見羅李公修身為本之論所以惓惓也公之秉憲南粵雖戎務倥偬不廢尊縱講論之益今休于劍水羅山之間日與諸弟子往復辯論直明宗旨諸弟子彙成簡帙為觀我堂摘稿既而自遠而進者日益衆公隨問條答大叩小叩人人各得其願復成續稿亦

既傳之矣然間以訛舛讀者至或病焉於是鄉浦諸生陸廷獻尊取而訂正編次分若干卷翻刻之爲重校覩我堂稿余聞之曰遐覽天地間何物如我貴又曰人而至難得者道德有於身覩我者即所以修身也夫謂之覩則自欺自慊俱真見而戒慎恐懼皆其功也謂之修則一言一動俱實境而格致誠正齊治均平皆其事也謂之身則無時無處可離而心意知物家國天下皆其身之寓也而本可知矣此孔門之實學而非涉於空譚者且陸氏之學聖學也自宋以後排之學術之晦幾三百年公爲表章與程伯子並

傳是日暮遇之公雖嘗梓四大儒以開後學而其立論敷教直接孔曾正脉姝非踐宋儒之迹而且有補於紹興末流之弊也今之欲求聖人之道者此其正鵠矣余辱公世講竊願共學焉因謝生時從持其稿過藥湖之上請序之聊綴數語於簡端而未必其果有當於公之衷也

萬曆辛巳季春瑞郡況叔祺撰

序李見羅憲副摘稿

古和雷禮

昔孔子論聖學在明明德親民止至善而近道在知止及知所先後又引古人知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之序直斷以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結之曰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蓋孔子心與天命通從心所欲不踰矩以真知實得者傳之曾子以及子思孟子者也三代以降聖學久湮俗儒拘滯於訓詁汨沒于記誦甚或摛繪篇翰以希世用不知反身為本即有高明者代沓勲業終非止至善作用間有

矯其弊者談說性命類假禪幻上乘之主妄附王靜定性致良知工夫將身所備日用常行者目爲粗迹故窮年揣摩無所至止未能措之實用是皆不知本之故一也見羅早承家學已有求道之志及潛心聖經有契於中的然謂身外無有家國天下修外無有格致誠正均平齊治但一事不本諸身即爲五霸功利之學格致誠正但一念不本諸身即爲佛老虛玄之學知修身爲本即知本也知止也知所先後知之至也益真見二句非衍文誤置而標示學本修身可謂切近精實矣夫學者學成其身也身之所接非家

人即國人非國人即天下之人皆日不能無者本諸身以應之渾然一至善則齊治均平孰非知本所推乎見羅知身爲本故居刑曹多所平反僉憲飭高肇兵備計除奸宄安良善以平寇聞晉副憲經畫惠州一帶賊巢不忍貪近功遺遠患以狥閫臣投䟽養疴而歸葢仕止久速求不愧孔子之矩而已今以所學引迪後學使皆知修身爲本則明巳之德親及于民惟至善是止既不梏于聞見亦不流于荒踈而動靜出處之間必不悖聖經矣况撫按袞人望交薦見羅于朝則攢知本之實用不灼灼見天下哉予叨崇階

愧有歉知本實用及告老山居見士習以記誦應世括帖爲尚力欲挽而正之未能也幸見羅揭示聖學之本而諸生忻然從之是反泰之機也因李生大昭黃生銓陸生于磐朱生鍾待覲我堂摘稿請正予幸見羅教人學本請身與今假禪幻表異者逈異故序以貽之俾諸生知以修身爲本則仕行其義自不待外求矣